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

第四回 重心斃入獄脫真才 掩耳目焚牢燒假犯

話說馳到大怒、舉斧急砍者，乃係石漢卿——因該班值宿，親丁十四口遭焚，未存半個，所以恨極——當時見著，盡力劈下。將及子郵，忽有三股長叉將斧架祝漢卿驚視，卻係王彥升，漢卿怒道：「賢弟如何倒護凶徒？」彥升道：「尊兄未曾詳察，他在禁城中放火，延燒大小數十家，殺傷兵將不計其數，定有羽黨，須細細究審，窮追齊全，以正國法。今將他殺死，餘黨從何追究，豈不受皇上責罰？或再發作於不意之中，我等豈不道其荼毒！」漢卿收斧道：「是也，賢弟見識，勝吾百倍。合抬入晉王府中，請研究審。」乃同解進城。卻說晉王昨夜聞得鉦聲驟起，披衣上樓，見西城半壁通紅；又有王彥升為緊要事請見，因繫心腹，立刻命人。彥升行過禮，慌奏道：「火乃凶徒所放，殿下須要謹慎。昨日羅彥環請臣等於樓中飲酒，突有一人仗劍衝上，自稱韓通之弟韓速。臣無兵器，視勢頭兇猛，暗從後簷合漏溜下逃脫，復從葡萄棚後跳入臣園內，奔來報知。此刻仍在羅家，請發令旨，傳各門內外將官領兵用心把守，毋使免脫。」晉王見彥升鼻額俱遭傷損，立刻依允，將令箭交付道：「卿可督理此事，務擒兇手，勿得縱揚。」彥升得令去後，只見火勢延燒更大，滿天皆紅，接連報道：「燒過陶學士住宅」，「史副使、王故相家俱遭焚火」，「又延到石節度府了」。及至火勢漸衰，天已明亮，王彥升回奉道：「凶徒猛不可當，今殺往西去了，請下令除御林軍外，凡各將士俱繞出西門，遠近分佈擒拿。」晉王問道：「西城執掌，昨日仍係曹翰麼？」彥升道：「正是。」晉王笑道：「韓速將就縛矣。」彥升疑心，問道：「曹翰雖勇，而此人如生龍活虎，恐不能敵。」晉王道：「非也，苗先生未從聖上出征，算定都中必有兵火，卻無大害，因留下制度的兵器，逐細交代曹翰，遇水自成擒矣。」彥升道：「兵器總不出十八般，又有什麼新制度？」晉王道：「此兵器雖不離十八般之中，實出於十八般之外，他兵器要剛強，此卻偏要綿軟，他兵器要堅牢，此卻不妨於柔脆。」彥升道：「臣愚，實莫能解。」晉王道：「其法用長藤於上，四面繫小鋼倒須鉤四個，下繫苧麻須二團，挨尺而繫。每藤長九尺，繫五紮，餘四尺作柄，千百齊舉，無論鉤著何處，倒須咬緊則不能脫。凶徒雖用刀斧將藤砍斷，鉤子仍釘在身，後節又復向前鉤搭，雖十分猛勇，怎當得滿身拖著斷藤苧麻，豈不累贅？」彥升問道：「如何遇水成擒？」晉王道：「當時問苗先生，伊雲未來之數，不能十分明白，曾經挨宿演禽化，推凶徒挨著尾火虎，國家挨著箕水豹，虎既不能勝豹，而水又足以制火，故課謂遇水即成擒矣。卿試往觀之。」彥升正欲下樓，只見內監奏道：「據報兇人已砍落鎖栓，出西門去了。」晉王道：「不妨，遇水自然受縛。」彥升辭出，攜兵上馬，直到湖畔，見子郵縛在車中，漢卿舉斧，所以搶上使又托住說明，抬到王府。只見西城巡察御史奏道：「凶徒焚燒八十三家，俱係勳臣將士，內中陶谷、羅彥環兩家最苦，大小人口，俱遭焚絕。史圭、石漢卿兩家家人有逃出者，家產盡空。王溥家人未曾傷損，細軟雖多搬出，王溥新樞重大，不及搬移，已遭燒燬，只尋出個焦枯頭顱，餘俱灰燼無存。」西城副御史奏道：「驗得羅彥環家苑內樓上，腰斬而死一名是賀恭；雙腕斷下未死一名是陶谷；連頭帶手劈下而死一名是錢寧；身宜剪開而死一名是羅彥環；腦遭擊碎而死一名是羅復智；雙腕斷下、小肚破開而死一名是火龍；雙腿斷下而死一名是鐵吉；墜樓腦碎頸折而死一名是曹芝。樓下殺死童子二口，酒房殺死司酒五口，廚下殺死廚役二口，家人人口被燒無從查驗。又驗得王彥升家堂前殺死裸體婦人一名，是王彥升之妻石氏；無名裸體男子三口。榻前殺死精身婦人一名是陶谷之妻石氏，無名精身男子二口。」西城指揮使又奏道：「查得西城內外，殺死上將三名是馬賽龍、牛如虎、羅重。殺傷裨將六十三名，殺死兵士八百二十六名，帶傷者不計其數。」晉王聽畢，命抬陶學士來看，昇到殿上，兩手連袖俱無，鮮血點滴。晉王垂淚道：「先生苦矣，舉家又遭焚死。」陶谷勉強道：「倖臣之妻昨日王姨娘請去，得免此難。」晉王問彥升道：「爾知家事否？」彥升道：「未知。」晉王將西城御史奏報單子擲下，道：「閨門若此，玷厚官箴矣。」彥升抬起看畢，滿面羞慚，向陶谷道：「好姐姐教得好妹子。」陶谷道：「可與我看。」彥升置於其前，陶谷看畢道：「在爾家還來怪我麼？」殿前諸人都笑起來。彥升慚極無地，將頭向石階撞去，腦漿迸出，登時命絕。陶谷歎息道：「只顧終身榮華，誰知今日厚死，半生心血枉費，到此方知，追悔何及！」說畢大吼，聲止歸陰。

晉王傳命將二屍抬去，再將凶子已押上審問。子郵合目閉口，終無半字。范質道：「想係傷極重了，請且收禁，待稍回轉些，再行嚴究。」晉王依允，將子郵下入府牢。立刻將擒獲情節，拜表馳奏。

太祖知之，厚賞光義。光義薦仲卿才學淵深，並將不肯出仕情狀奏明。太祖道：「且緩圖之。」光義領旨，路上以疑事請決，仲卿逐事析剖，甚相敬服，直到汴京。

光義家住崇德坊，近於街市，恐甚嘈雜，城北有草庵——幼時曾出家於此，後來還俗週遊，為宋元勳，乃於其旁收得空地三十畝，築成別墅，地僻人稀，閒常在此習靜——因請仲卿移榻於此，各事人役俱全，另有書童四名，朝夕服侍。曹彬遣人送到行李，又贈黃金十鎰、白銀五百兩，仲卿俱令收下。因見書童分班侍候，寸步不離，難於在外探訪辦理，乃每日騎驢，帶齊四名，以尋古蹟為名，東驅西馳。童子追隨，喘息不暇，五日之後，個個怨歎。

仲卿聽知，次日，自行攬驢出門，童子一齊跟著，仲卿道：「今日訪尋信陵君墓，去得更遠，你們四人毋需隨行。」童子回道：「家翁吩咐，若不跟隨，必致獲譴。」仲卿道：「你們昨日埋怨，我俱聽清，若在城內，自然帶著同去，今往郊外，要你們做什麼？如不依說，我自將埋怨的話告訴苗爺。」眾童子道：「小的們遵老爺命，恐家翁問時，求為方便。」仲卿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童子乃俱回去。

仲卿先知子郵囚於府獄，乃向開封府來。到時候定驢兒，往前觀看，不說那衙門雄壯，狴犴威嚴，佇望多時，無由得人。走出大門，見個老婦人挈著籃子，坐在階邊啼啼哭哭，其聲甚哀。故走近問道：「婆婆所哭何事？」只見淚眼仰望道：「老身伍氏，因子魏照遭誣係獄，前月喊冤，府尹大人恩准，於縣提到，下此牢內。今送飯來，未帶例錢，不許入去，足以悲痛。莫說家內無錢，即便有錢，此刻到南門外再來，就是不晚，何能走得動？」仲卿道：「家內豈無親戚族人可托代勞者？」伍氏道：「先夫在日，家業豐餘，遠近親族有求於寒家，訓誨，終年遊蕩，無人照管，忽有賊犯，栽誣寄頓，負屈莫伸。」仲卿道：「官事真假，自有雪時，你老人家如此勞苦，恐不能自保，仍當讓人代送為是。」伍氏道：「先夫當日與許多親友來往，老身看見俱是便佞奉承的，曾經屢勸絕交，哪裡肯從？仍有小姑也曾痛諫他哥哥，亦未見聽，就惱了，也不來往，如今十多年了。」仲卿陡然計上心來，問道：「相隔多少路？」伍氏道：「他住輝縣，離此遠哩！」仲卿又問道：「他家有些什麼人？」伍氏道：「姑丈已死，只有外甥，其時年方正輕，比牢中這畜生大二歲，今年二十歲了，也有十餘年還曾見面。」仲卿道：「姓甚名誰？」伍氏道：「姓古名璋。」仲卿道：「老婆婆，你母家莫非姓伍麼？」伍氏道：「正是。」仲卿道：「獄內的莫非名喚魏照麼？」伍氏驚訝道：「尊官何以知之？」仲卿慌作禮道：「原來你是舅母，我乃外甥古璋。母親聞得舅舅去世，未知舅母近況如何，久要命甥來京探望，前日到時，訪問不著，何期今日於此會見。既係管牢的故作艱難，待我同去。」伍氏起身拭淚看道：「原來你是外甥，這般長成白胖了。你母親還好麼？」仲卿道：「賴底康劍且送飯與表弟吃過，再來細談。仍有句話，外甥而今改姓仲名喚仲卿，對表弟說，叫他不必說我姓古。」伍氏道：「如此，曉得。」回到獄前，仲卿敲門，只見牢窟中伸出個癩頭來，喝道：「係何人大驚小怪，胡亂敲門！」仲卿取出塊白銀遞交道：「有親人在獄，今送飯來，托行方便。」癩子視銀道：「這個禮平時儘夠，連日添了要犯，巡守勞苦，仍要加增加增。」仲卿又取塊添他，癩子喜歡，慌慌開門，同伍氏進到底牢，黑暗難過，穢氣莫當。癩卒道：「魏照，你母親送飯來了！」忽聞數人喊道：「與我們一口救命！」仲卿看去，都係銹子鑰扭俱全的。伍氏只作不聽見，將飯逕喂魏照。眾人道：「與我們半盞，明日堂審就改釋口放魏照，不與我們吃，看你兒子可得生活！」正說間，忽聞得一聲口向，伍氏跌腳道：「好苦也，強盜又來了！」仲卿看時，乃係個輕犯，扭而不錄，自外人來，將飯搶翻在地，便伏在地上湊著吃。伍氏恨極，亂踢亂踏，那囚范總不理他，將地上飯吃完方爬起來。仲卿道：「這老人家可憐，千辛萬苦送來，你都吃了，叫他心裡如何過得？」犯人道：

「通牢囚徒俱係兩日無米下肚，哪家飯來不搶？」仲卿問癩卒道：「是何道理？」癩卒道：「管獄的將口糧借用，連我們堂食還是自己尋去哩！」仲卿道：「居此污穢之處，腹中不飽，定生疾疫。」癩卒道：「每年饑飽均勻，猶有幾個收拾，今年諒要加上幾倍哩！」仲卿道：「而今統共有多少人犯？」癩卒屈指數道：「二十九個。」仲卿道：「可將犯人名字報來。」癩卒逐個數報。仲卿見有韓速名字，乃拿出錠小銀與癩卒道：「爾可買些麵米、肉腐、菜蔬、油鹽等件煮起來，請他們吃頓飽，算我結個善緣罷！」癩卒看見銀子，問道：「果然真的麼？」仲卿道：「怎麼不真？」癩卒道：「買得來，眾犯吃下去，我不管向他們討錢。」仲卿道：「誰要你管？」癩卒乃接銀出去。

仲卿便向囚犯按名而呼，呼到韓速，並無入應。仲卿問道：「韓速係虛名麼？」搶飯囚徒答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這人進牢，從未說話，在那角裡不是麼？」仲卿近前看時，渾身俱係無數大小鐵練捆住，釘鎖在大木枋上，用手按之，肌體微溫。仲卿向耳邊道：「子郵無恙？」亦不見應。仲卿道：「願足下寬懷毋憂。」說畢，仍另呼囚犯。

這裡伍氏已細與魏照言明，仲卿道：「舅母請先回家，外甥夜此，待表弟吃完再出去。」伍氏道：「你可到我家看看？」仲卿道：「今朝素手，且公事未完，過兩日自來叩見。」伍氏道：「住處搬了，不是當年大房子地方，所以你未曾尋訪得著。今在南門外西邊馬鞍巷內，朝東第六個門就是。」仲卿應道：「曉得了。」伍氏去後，癩卒已買齊物件，小牢子挑人，立刻上鍋，收拾調和，卻是芥菜煮豆渣，分與眾囚犯。子郵也不吃，仲卿勸用，子郵道：「先生休矣，毋勞過慮！」癩卒喊道：「請仲翁往外面吃酒。」仲卿出來，只見桌上擺著兩個豬首、八碗豆腐。禁子、牢頭、眾牢舉箸以待，仲卿坐下同吃，真正風捲殘雲，霎時間俱盤空碗盡矣。爭持酒瓶，一輪未周，早經告罄。眾人齊叫添酒，癩卒裝聽不見。有個牢子走起來，揪著癩卒耳朵喝道：「張家，你太狠些，過於無理，那錠銀子有五兩多重，你買二十斤豆渣，十五斤麵，二十斤芥菜，半斤油，半斤鹽，十五斤豆腐，兩個豬首，二斤酒，共未用去二兩銀子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！」癩卒道：「並非你的銀子，管甚鳥事！」禁子道：「這位爺結善緣的銀子，滿牢人都有份，豈有聽你賺上腰之理？快將剩的銀還他。」癩卒道：「偏不還。」禁子怒道：「這樣不識好歹，果然騙銀，我們打你！」眾牢道：「有理！」大家攢住，仲卿勸解不開，只見將癩子揪倒，渾身摸捻，搜出銀來。癩子在地嚎哭，打滾跌腳。牢頭道：「這位爺既做好事，必不要銀回去，我們公分，大家領情罷！」仲卿道：「很好，也分一份與地上這位。」禁子道：「便宜他了。」當將銀剪碎均分。仲卿道：「天晚了，我告別也！」牢頭、禁子道：「爺寓何處，我們送爺歸第。」仲卿道：「好。」癩子道：「我也去來。」仲卿道：「好，同去，內外不可疏忽。」禁子道：「各犯俱也料理停當。」照會各役小心。

仲卿乃帶同月行到庵前，牢頭站住道：「這是苗大人養靜之所，誰敢亂人？」仲卿道：「不妨，我既寓在此，苗大人自然是我的居停，怕什麼事？」禁子、牢頭、癩子道：「已送爺到此，我們轉去罷。」仲卿牽著禁子手道：「寓中有現成薄酒，請用杯如何？」三人聞酒流涎，又怕入內，只見四個童子同看庵門的道人齊迎前來。仲卿道：「這是舊相與，你們可請進庵。」童子帶請帶拖進門，轉到花園水閣內。仲卿道：「酒來。」童子答應下去，擺上盤碟。三人哪裡敢坐？仲卿道：「我明日到你公處，也不擾了。」方才勉強坐下。童子提上數種香酒，問：「用何酒？」癩子道：「都好。」仲卿道：「取大杯來。」牢頭道：「大懷更好。」換上了輪斟，杯滿便乾，川流不息，俱倒在席上。仲卿取出彭葛助飲丹，每人灌下兩粒，須臾齊起來，道：「好酒！我們怎樣昏了？」仲卿道：「三位已醉，乃解藥解醒。」禁子道：「這是寶貝了，送我幾服。」癩子道：「我不信有這種藥。」仲卿道：「可再用醉，我代你解如何？」癩子道：「我身上癢得難過，不敢飲了。」禁子道：「我們吃。」禁子、牢頭復吃了十餘大杯火酒，又醉了，要吐偏吐不出，引得癩子好笑。仲卿令童子取水來，將藥搗碎灌下，二人依然照舊。癩子道：「真奇怪，比仙丹更靈。」仲卿道：「取飯來。」童子捧上海味珍饈，酒醒腹內全不覺飽，復放量狼餐。

天色已亮，千謝萬謝，仲卿送出，叮囑：「無事可到這裡盤桓。」三人連忙答應，途中互相疑猜。癩子道：「哪裡的造化！魏照係個窮犯，只道全無生色，卻植出這個方子來，若不是苗大人的相好，如何能得揮金如土？我們功名富貴，從此發跡亦未可知。」牢子道：「有些吃吃就罷了，還要功名富貴哩！」禁子道：「回去叫魏照到上房，刑具可都鬆去，明日進牢，也見我們情分。」癩子道：「走掉了是誰之過？」禁子道：「呆子，他又非真犯，有這等表兄，還怕走到哪裡去？」牢頭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不覺已到獄中，將魏照換入上房，去其刑具，取飯請他。癩子又將昨日留下半碗豆腐、半碗肉湯拿出，說道：「魏大，你表兄來，須要說我的情分，從前的話都收藏起。」魏照道：「自然說好。」拋開牢內自此另眼不說。第三日，仲卿又到，慢道諸人足恭，只見魏照散手散腳地坐在上房，仲卿道：「國法豈可輕去，如何移在這裡？」禁子道：「無妨，令親遭仇誣陷，並非真罪，待查監時再上不遲。」仲卿道：「還有人哩！」禁子道：「仍在下面。」仲卿道：「我代他們說個情，那獄底污穢難當，諸位做些好事，都移上來如何？」癩子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同眾獄卒下去，將各囚犯帶到外牢。仲卿道：「還有哩！」癩子道：「只有韓速，不可動他，恐被風聞，招責不淺！」仲卿道：「係重犯麼？」牢頭道：「重得很哩！」仲卿道：「重犯自然隨他，他今日可飲食？」癩子道：「只吃水，他物俱不用。」仲卿道：「大約是個愛潔吃長齋的。」癩子道：「不是。」仲卿道：「何也？」癩子道：「趙大入堂中有個姓常的媽子，從前在過韓家，聞他監在這裡，買得豬首饅頭進來喂他，他都吃盡，可見不是長齋。常媽三日進監一次，上前日二十二來的，前日二十三，昨日二十四，今日該來了，有送我們的禮，公買酒請爺。」仲卿道：「多據了，恐防來遲，我這裡先沽一壺罷。」禁子道：「他已到也。」仲卿道：「來在何處？」禁子道：「適叫小牢子去買點心奉敬，見在店內守出籠的饅首哩！」癩子道：「待我去望望看。」少頃，喊回來道：「來也，來也！」只見小牢子代擔提籃先行，常媽媽跟著，癩子在常媽媽背後喊道：「哪個買辦去來？」只見禁子、牢頭、眾牢俱迎向前道：「奶奶今日事忙？」常媽媽道：「緣夫人鈞命送禮恭賀府尹夫人，回去始行辦理，所以遲了。」手帕內取出封子道：「微敬在此。」禁子道：「不敢。」牢頭道：「哪有屢受恩賞之理？」癩子道：「快些收下罷，不必故意作套子！」常媽媽道：「快快收下巴。」癩子接道：「我去買來。」眾人道：「不要你去，你要打偏手。」癩子道：「叫人同去如何？」眾人道：「好。」著牢丁隨著他去。

這裡常媽媽同小牢子入底去。小牢子出來道：「好大喉嚨擊一口一個。」仲卿道：「我也往下面看看。」禁子道：「奉陪。」仲卿道：「你不去也。」禁子笑道：「遵命。」仲卿獨緩行人，近前看那常媽媽坐著，面前木梳頭邊擺著豬首饅頭，右手持著刺刀切，左手取喂。子郵含著稍嚼就吞，見仲卿近前，只顧吃，也不管。仲卿向常媽媽道：「這係甚親？」常媽媽仰望，停刀起身問道：「大爺貴姓尊名，到此何干？」仲卿道：「小子姓仲名卿，聞有英雄在此，特來探望。」常媽媽道：「爺不像本京人。」仲卿道：「閩丘人氏。」子郵接道：「如此係仲卿先生矣，李潞州如何？」仲卿道：「潞州已盡節。」又俯耳邊道：「弟子澤州途遇曹彬，悉足下困陷，特為人此覓機，非有他事也。」子郵低聲道：「若非兩腳為藥鉤所傷，久已去矣。」仲卿道：「腳傷易治，幾何時了？」子郵道：「已經多日，其藥甚毒，癢不可當，弟運氣，僅免不衝上來，莫能除毒去疾。」仲卿俯視兩腿生蛆如蟻，乃將腰內小葫蘆揭開，取出數粒黑藥交常媽媽道：「可夾入饅頭喂吞下去。」又呼禁子道：「此犯腳上生蛆，你可做點好事，叫小牢子買皂角皂莢，燒灰存性，研末掃敷，蛆自脫落。」禁子應允而去。仲卿道：「過兩日再來奉候。」子郵道：「恕不送。」仲卿出來，癩子、小牢子買好已回，共係六個盤子、三壺火酒。眾人坐下，酒菜皆畢，禁子啞嘴，牢頭摸腮。癩子道：「仲翁的藥是用不著的。」眾人道：「吃酒要什麼藥？」牢頭道：「這個藥好哩！憑你大醉，入口立解。」小牢子道：「此種好藥，今世也不要他，半生尋得幾醉，卻被他解了，如何再得醉？」癩子道：「兄弟，爾知半邊，不知半邊。酒少時哪個要他，已經大醉，猶有餘多，莫能下肚，被人受用，豈不可惜？解了再又吃，你道如何？」小牢子道：「我不信。」仲卿道：「二十九日無事，將我寓中酒送幾壇來，請試便知分曉。」說罷，作謝而別。禁子、牢頭送出門，仲卿叮囑道：「小寓太寂寞，原應請三位時常敘敘。奈癩兄太邇過，二公暇時，可到小寓談談。」兩人道：「極蒙台愛。」仲卿別過，上驢出西門，到馬棚看馬。馬將賣盡，並無好的，卻有個驢子與所騎的相等。仲卿問道：「實價幾何？」牙人道：「雖是驢子，價錢卻不賤於馬。」仲卿道：「那有驢馬同價之理？」牙人道：「此驢每日能行三百里，與常不同，所以實價要銀三十兩。」仲卿道：「二十罷。」牙人道：「差不得許多。」添至二十四兩成

交，先兌二十，將己驢押四兩，約次日交銀交還牲口。

仲卿乃坐上，旋向南來，見路旁草篷前雜貨店內，有個老兒望道：「好快驢，好快驢！」仲卿下騎道：「請了，夜暮進城訪友，腳力累贅不便，老翁既知好歹定是行家，學生斗膽，敢寄到宅上。」又取出塊銀子道：「以此為草料之費。」老兒道：「我家槽上有牲口，憑寄不妨，但此銀只敷六七天草料，多日就要加了。」仲卿道：「過久自然加添。再有句話奉申，明日仍有一騎也牽來同養，或取用時，不拘早晚，可開門麼？」老兒道：「半夜三更，隨尊客便，外給酒錢就是。」仲卿道：「遵教。」不說仲卿回寓，次日取銀交還馬行牽驢並包裹轉寄等事。

再說牢內諸人，眼巴巴望到二十九日，直至下午時分，仍未見來。小牢子忍不住道：「前日姓仲的敢是吃醉了說酒話麼？如何此刻尚無蹤影？」禁子瞅著牢頭道：「我們速照前日所說的辦辦，回來好擾他。」牢頭道：「我正忘了。」乃同照會癩子道：「仲爺到，請少待。我們就來也。」癩子應道：「曉得你兩個牽絆，怕我們不會吃哩！」二人出門，放開大步，直到草庵，只見仲卿出迎道：「正動身來奉候，適蒙枉駕，快甚，快甚！」攜手進門到廳後對照內道：「此地清涼可坐。」牢頭道：「與我們底牢內相仿。」禁子道：「胡說。」童子擺上酒肴，二人也不推辭，連連飲酒。一管門的報道：「前日那位癩太爺同著三人，奔向庵內來。」禁子道：「厭極了。」仲卿道：「二公不必動，待我發付他們回去。」令童子斟酒。自己行出門前，癩子等已到，仲卿道：「久欲趨候，因為俗務所羈，老哥來得正好，這裡乏人，可先將酒菜拾去，不佞事了，便來奉陪。」引四人到水閣旁軒子後，抬出個大食盒，一壇高糧酒，兩壇細酒。癩子道：「借繩槓用用，明日送還。」童子道：「有。」癩子同取繩槓安好，直抬到牢裡來。

將近黃昏，眾人揭開看時，肴饌堆滿，香氣撲鼻，禁不住喉中咽唾。打開酒罈，個個口內生津，你舀一杯，我吸兩口，癩子也禁不祝只見仲卿走入道：「天有欲雨之勢，來遲休怪。」各役道：「不遲，老爺適點監回去，囚犯方才鬆刑哩！」眾人取肴鋪擺，正欲坐席，忽聞喊道：「節級人牢了。」各役齊起迎接，節級已到，指仲卿問道：「這係何人？」癩子回道：「就是前日所說苗大人的好友、窩犯魏照的表兄。」節級慌作揖道：「原來就是尊駕，令表弟受屈在此，晚生時常吩咐他們照應。」仲卿答禮道：「舍表弟諸事蒙情，小弟感銘非淺。」節級道：「不敢。」又問：「王八、王九在哪裡？」癩子回道：「適才有事出去，快回來了。這是仲爺候我們的東西，節級可坐坐。」仲卿道：「盒內備有三席，可送一席菜、一壇酒到節級府上去。」癩子道：「好極、好極，可揀醇酒。」小牢子動手拾去。節級作別道：「今日東門外舍親歸頭翁作古，晚生前去候殮，不能奉陪，得罪。」仲卿道：「請便；改日竭誠拜候。」禁子道：「叫小牢子打火把送去。」節級道：「大門外有家兄同行，不須又用火把。」說罷出去。

眾人待小牢子回來，關好了門，取上燭火，請魏照到席。諸人先已熬急，蒼蠅見血，亂搶亂吃，一片嚼聲、啞聲、吞聲、咽聲。內中有個小牢子道：「菜可惜哉，若不是酒多，就吃不下去了。」須臾之間，癩子醉倒，仲卿取出藥丸，叫小牢子取水灌人，癩子甦醒，滾爬起來又吃，比前更狠。眾人喜道：「我們也要試試。」放量盡吃。各役同癩子先後俱倒。

仲卿乃取燭，入底牢來看道：「子郵，足瘡愈否？」子郵道：「蒙教禁子如法掃敷，癢已盡除，血脈周行無滯，諒俱好了。」仲卿道：「各役都被迷藥醉倒，起釘出去罷！」子郵道：「不需。」將四肢轉動，釘俱出木；再將鎖鈕開，除下鐵練，立起身來作禮。仲卿道：「可將衣裳脫下，盒內備有食物，請飽加食，我仍有事哩！」子郵脫下囚衣，二人出來。仲卿拽癩子人牢底，將子郵脫下的衣裳代為穿好，扶上木枋，仍用鐵練捆起釘好。出外看時，子郵已經吃完，剝下小牢子衣裳穿起，吹滅燈火，輕輕開了牢門出來，倒撐住了。堂上已經二鼓，大門掩著，蹶出往西而走。仲卿道：「須要轉彎，有行李寄在南門外。」子郵乃隨仲卿到南門，已關閉。仲卿道：「挨到天明再作商量。」子郵道：「不可，兄處可有碎銀？」仲卿道：「有。」子郵道：「我們買傘來。」乃摸問到傘店，叫起開門，買得兩柄大桑子郵牽著仲卿道：「出去罷！」仲卿道：「如何走法？」子郵道：「這裡來。」乃同上城。忽聞對面喊道：「是誰爬越？」子郵應道：「是俺，姓韓的。」那人道：「藍二哥，此刻為何到此？」子郵道：「特來候老哥。」行到跟前，右手捏著頸項，左手提起腿，往外摔去，只聽得撲通聲響。俯首望時，黑暗不知高低。子郵將傘展開，叫仲卿伏於背上，交著手。自己雙手捏著兩個傘頂，平平伏往下去，忽又聳身躍起，復墜復躍，方到地上。立定了腳，棄傘，放下仲卿，挨城行去。

摸過吊橋，轉彎抹角，尋到草篷邊。叫起老兒，開門喂料，取出包裹，脫換衣帽，給過酒錢，安行李，買得火把燃著，又各帶兩條，牽驢出門。店主道：「天已下雨，何不待亮了去？」仲卿道：「趕路哩！」跨上驢兒，子郵道：「何處去好？」仲卿道：「可投江南敵友林仁肇。」於是掉轉驢頭，乃往南去。

再說禁子、牢頭吃得大醉，醒來天已明瞭，酒臭難聞，細看渾身滿榻，俱紛吐的酒菜。二人慚愧道：「如何醉得恁凶，難道解藥無用了麼？此刻不走，待他家人起來，太難為情，快些去罷！」二人輕輕出庵，趕奔回監。監門猶未曾開，連敲數次，並無入應。牢頭道：「癩子們抬來的酒菜，饑勞餓鬼，吃得恁醉！」用手自窟中摸著撐子，開開門來，進去關好。只見眾人東倒西歪，睡在地下。禁子道：「好兒戲！點點人犯看。」逐細查點，各犯、各役俱在，惟有癩子不見。禁子道：「這狗頭，想是清早將剩酒殘肴搬去，打算回來獨樂，你可見門是倒撐的麼？」牢頭道：「果然不差。仲家好酒，他再到這裡來，我們如何復他東西才好？」禁子道：「爾又錯了，牢裡當差，哪有得與人吃？吃人十回，算不得半回哩！」忽聽得敲門喊節級，禁子連忙出去，見係堂上差官，吩咐道：「府尹大人昨日在苗府飲宴，苗大人叮囑，獄中重犯，恐有疏失，須添人役，加意防守，要緊要緊，不可惰慢！府尹大人要親來查點哩！」禁子應道：「是，曉得。」差官說罷，轉身去了。

禁子說與牢頭，連忙叫醒眾人，個個爬起，揉眼睛，打呵欠，仰面伸腰。禁子道：「不要這般了，大人就到，我去請老爺並通知節級。癩子自然在家，讓小牢子去喊他，眾人快些收拾！」禁子出去片刻時間，跟著司獄進來，隨後節級亦道。小牢子回道：「癩子並未回家。」牢頭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他又不賭，想是打了夾帳，往哪裡嫖去了？」節級道：「你們細細打掃潔淨，我上門探探看。」眾人應道：「曉得。」節級出牢，午時回道：「今日大人有公幹，明日清晨下來，老爺請歸公館。」司獄正欲起身，忽聞喊道：「哪個犯牢瘟的作弄我，將我壓到這裡！」節級道：「這係癩子聲音，想係醉倒，跌在牢底暗處。」司獄道：「喊出來，吩咐他！」禁子走下底牢，喊道：「癩子，大人要下獄親查各犯，老爺現在外面，你快出去！」癩子道：「不要要了，你們見我多飲幾杯，將我禁在檻牀上，又來說大話嚇我，叫你害牢痕！」禁子聽得說在檻牀上，吃了一驚，慌走到木枋邊再看時，大驚道：「韓速在哪裡？」癩子道：「問你們。」禁子道：「是你放走了！」禁子連忙出來，向司獄耳邊說道：「昨日係小的父親宴壽，同兄弟上墳祭奠，再三叮囑他們小心，哪知癩子正將要犯韓速放走了！」司獄道：「怎麼說？」禁子又重告訴一遍。司獄聽清，眼睛轉白，仰後跌倒。眾人大驚，連忙抬回衙門。

禁子密叫牢頭：「速往草庵，照會仲爺不可進監。倘有人問，千萬莫說在此吃酒。」再細細告訴節級，節級道：「你等偏偏昨日有事！」禁子道：「此刻大家不必報怨，從長計議，顧性命要緊！」節級道：「司獄又暈死，如何計議？」禁子道：「此刻只有一法可以救命。」節級道：「爾快說罷！」禁子道：「只有盡行瞞著上下一切等人，今夜三更，牢內放火，將癩子燒死，明日哪裡驗得出來！失火雖然有罪，還不至死。」節級道：「行得就如此行，我回衙歇歇去了。」半個時辰，牢頭來道：「仲爺昨日黃昏出去，至今未回。」禁子道：「我們且辦我們的事，暗將引火物件緩緩運進，再作道理。」眾人遵命。正是：失誤只因貪口腹，遭焚亦算理應當。

不知癩子燒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